

# 合作社联合 准备好了吗?

文/ 徐旭初

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进程中,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问题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有人主张组织农协,以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更多的人则在讨论合作社发展道路时谈及这个话题,主张综合农协模式的人强调基于社区的综合农协体系的建设,主张专业合作社模式的人则强调同类专业合作社之间的联合或联盟。近年来,该话题已不再停留于理论研讨了,我国一些地区开始出现了一些组建综合农协或合作组织联盟的新趋势。因此,有必要认真审视当前这种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的新的现实问题。

## 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何以必要?

(1) 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有助于在更大规模上实现规模经济。众所周知,规模经济是农民合作组织最基本的运营手段和获利方式。单个合作组织如若规模不大,规模收益往往并不明显。而若干同类、同区域或同需求的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比如通过统购统销功能就能实现较大的规模收益。

(2) 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有助于农民合作组织之间的协调和整合。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我们不可否认有些地区完全可以探索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但很难说有必要在任何地方都搞农协。

在同类、同区域或同需求的合作组织之间常常发生资源、品牌、市场等方面竞争,难免有矛盾、有冲突,更高层面的农协或合作社联盟能够起到相应的协调和整合作用。

(3) 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整合政府和社会的涉农资源,使之更好地发挥效益。

(4) 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可以充当某类农民合作组织的整体利益代言人,起到与政府及社会各界、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博弈、调处作用。

实际上,合作组织间的合作是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基本原则,是国际合作社运动的题中之义。

## 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的现实形式

近年来,在我国一些地区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的现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农协形式。其中,比较闻名的有邯郸模式和瑞安模式。

邯郸模式是指河北省邯郸市成立的农业服务协会(简称农协)的模式。它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建立,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农协组织。它最初是仿效日本农协模式组建的,具有鲜明的官办色彩,后经过调整改革,负责该地区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指导和服务职能。

瑞安模式是指浙江省瑞安市农村合作协会(简称农协)的模式。2006年以来,它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其特点是“三位一体”,即“信用合作+供销合作+专业合作”,其目的是整合各种农村现有各种组织资源为合作社发展服务。

2、合作社联合会形式,以浙江、安

观点

徽等地为代表。如在浙江省台州市,每个县区都建立了该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负责该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共同事务的协调、整合和代表。

3、合作社联社形式。也就是同类专业合作社共同出资组建一个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合作社,以适应新的经营和发展需要。

就现状而言,无论是邯郸模式或是瑞安模式,农协形式都是政府发起、主导、运作的官办或半官办性质的农民合作组织联盟。合作社联合会形式则是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半官半农或纯民间的合作社联盟。而合作社联社形式则不同于前两种具有官办色彩的社团性质,是独立的经营主体,是民间组建的合作社。

合作社联社形式的益处自不待说。农协和合作社联合会这两种形式也都体现出一些现实的益处:

(1) 它们都呈现了一定的多赢局面。无论这些农协或合作社联合会实际发挥了多大作用,至少并无什么主体受损,农民能得些方便和好处,政府部门、有关组织及企业也能利用这个平台发挥些作用。

(2) 它们都提供了一种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的可能路径,具有样本意义。

(3) 它们都昭示了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趋势。

不过,目前农协和合作社联合会这两种形式也存在不少问题:

(1) 缺乏组织基础。尽管这些农协、合作社联合会都在章程中明确写着以基层合作社为基础,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类似空中楼阁。如果说这些农

协、合作社联合会实际上起到一些协调、整合、服务作用,那只是因为他们的官办背景。

(2) 缺乏实质功能。虽然这些农协、合作社联合会有理论,有章程,有口号,有框架,但都缺乏实质性功能;即使有些实际内容的,大多也是政府部门、有关组织及企业以前已做了的。

(3) 缺乏民主治理。这些农协、合作社联合会都是政府部门、有关组织及企业说了算,农民和基层合作社还没有什么话语权。

### 对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的几点思考

首先应该表明,我们深知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的必要性,体认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的现实趋势,赞赏目前各种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的实践,但我们更期待出现更具民间基础、更有实质功能、更重民主治理的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

不难发现,上述农协和合作社联合会这两种形式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这些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的定位,特别是农协的定位比较模糊。在这几种形式中,专业合作社因共同的经营和发展需要组建联社,顺理成章,定位清晰;合作社联合会定位就略显模糊了,但它的组织基础还是清楚的;而目前,农协由于尚缺乏实质功能,组织基础不定期不稳定,定位最为模糊。要使农协定位清晰,具有实质功能,关键取决于政府职能转变,但这涉及政府部门利益调整,有一定的难度。

实际上,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问题还蕴涵着不少亟待解答的理论

疑虑,如专业合作组织能否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流形式?政府在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中应如何发挥作用?政府如何制定适应多样性合作社发展的政策与法律?应如何处理好专业合作组织与原有的社区组织、供销社、信用社等传统组织之间关系?农民如何从经济的合作向经济与政治一体的合作发展?专业合作社是否应被赋予更多的功能(如台湾地区的农协)?是否鼓励专业合作社的跨省区联合?专业合作与社区合作如何兼容或协调?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村区域发展)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理想模式和路径应是怎样?等等。这些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

总之,我们认为,应适时、顺势地建构具有我国特色的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的合作经济体系。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我们不可否认有些地区完全可以探索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但很难说有必要在任何地方都搞农协。应该明确指出,就我国大多数地区而言,现在应是大力宣传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积极发展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流形式的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并使之健康发展,为将来构建农民合作体系打好基础的时候,即使在一些地区探索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也应注重农协或联合会的组织基础建设,即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

(作者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后)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研究”  
(06BJY070)的研究成果。